

民族医药抢救性发掘整理



E WEN KE ZU YI YAO

鄂温克族 医药

伊乐泰
包羽
主编



中医古籍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f ancient chinese medical books

民族医药抢救性发掘整理



鄂温克族 医药

伊乐泰
包羽
主编

中医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鄂温克族医药/伊乐泰, 包羽主编. —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 2014. 6
(民族医药抢救性发掘整理)
ISBN 978-7-5152-0549-6

I. ①鄂… II. ①伊… ②包… III. ①鄂温克族—民族医学 IV. ①R29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10224号



民族医药抢救性发掘整理
鄂温克族医药

伊乐泰 包羽 主编

责任编辑 孙志波
装帧设计 韩博玥 张雅娣
出版发行 中医古籍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东直门内南小街16号(100700)
印 刷 廊坊市三友印务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2
字 数 156千字 彩插10幅
版 次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0001~2000册
书 号 ISBN 978-7-5152-0549-6
定 价 36.00元

《鄂温克族医药》编委会

主 编 伊乐泰 包 羽

副主编 (按姓氏笔画排序)

安 娜 范洪章 哈森其其格 娜仁其其格
侯凤飞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乌云花尔 付 珊 包 羽 伊乐泰
安 娜 刘荣臻 何秀芝 孟和吉日嘎拉
杜希礼 范洪章 柳 华 侯凤飞 莫用元
哈森其其格 娜仁其其格 陶格斯

序

满族、鄂温克族、布朗族、怒族、傈僳族、佤族、德昂族、阿昌族、哈尼族、佤佬族等10个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的发掘整理是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资助项目“民族医药发展关键技术示范研究”课题，也是一项民族医药抢救性发掘整理任务。这项工作，在中国中医药科技开发交流中心的组织指导下和有关民族地区一批专家的努力发掘下，从2008年启动到2011年结题，历时3年终于完成，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仅推动了当地的民族医药工作，而且编著出版了这套《民族医药抢救发掘整理丛书》，使无形的文化遗产变成了有形的文本记录。这是我国民族医药事业发展建设的一项重要成果，为我国传统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存、保护了一份可贵资料。

民族文化是民族医药之母。上述10个民族中有8个民族信仰萨满教或原始宗教即自然崇拜、多神崇拜和祖先崇拜，有两个民族信仰南传佛教。他们的宗教信仰影响了他们的世界观、生命观和疾病观，以致传统医药中保留了不少“医巫不分”“医巫一体”“鬼神作祟”“神药两解”的成分或痕迹。这一点，最容易引起现代科学者的反感；有人甚至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对民族医药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但这正是民族文化难以回避的问题。因为，一方面，任何传统医药都有医巫不分的童年；另一方面，“神药两解”在不断的医疗实践中有了变化，也有了新意，已不是一般的望文生义所能理解和愿意理解的。《黄帝内经》云：“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见“五脏别论篇”）春秋时代的名医扁鹊说：“故病有六不治。骄恣不论于理，一不治也；轻身重财，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适，三不治也；阴阳并，脏气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药，五不治也；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这第六个不治，与《黄帝内经》“不可与言至德”内外呼应，成为中医脱离“医巫不分”的有力证明。但许多民族医药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纵然如此，民族医药仍不失为伟大医药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无数的政治家、科学家都是有神论者，他们相信上帝、相信真主，经常遇事祷告，按着圣经宣誓，

人们习以为常，不以为奇，而唯独中国的一部分科学工作者和管理工作者，高举科学主义的大旗，对民族医药责难有加，苛求无尽，不欲其生。在长期处于发展中的中国，在认知文化多样性的今天，这种狭隘的“科学观”实在令人费解。

从总体上看，《民族医药抢救发掘整理丛书》对每个民族医药的记述包括四个部分：一是本民族的基本情况、文化背景、民间习俗；二是养生观念、起居饮食、病因病原、诊断治疗等传统医药知识；三是草药资源和草药应用；四是医药历史和医林人物。其发掘整理的深度并不一致。有的如满医药、佤医药、哈尼医药过去已有人收集整理，出版过书籍。不过这一次做得更加全面更加系统。《民族医药抢救发掘整理丛书》对民族医药的诊疗、方药的收集最为着力，但正如《阿昌族医药》的编著者所言：“这些治疗方法与用药经验以“碎片”的形式高度分散在各个阿昌医的头脑里，以本民族语言流传于民间。”其他民族医药也是大抵如此。特别是时至今日未发掘整理某些民族医药，其丢失衰败的程度已相当不堪。要完整地收拾这一片“原生态”的领域，事实上已经不可能了。身怀绝技的民族民间医生，已如凤毛麟角。所以这一批抢救得来的10种民族医药资料，就显得尤其珍贵。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进入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新时期。1984年，卫生部和国家民委在呼和浩特市召开了第一届全国民族医药工作会议，提出了继承发展民族医药的全面规划和整理发掘民族医药的具体任务。近30年来，发掘整理基本上接近完成，还有20个少数民族的传统医药尚待发掘，他们主要是人口较少民族。数量虽少，但任务艰巨。因为他们都在边远贫困地区，居住分散，交通不便。但作为兄弟民族的传统文化，乃千百年来群众的创造与积累，源自乡村野老，长于草根之间，我们必须同等对待，同样珍惜。陶弘景曰：“或田舍试验之法，或殊域异识之士，如藕皮散血起自庖人，牵牛逐水近出野老；饼店蒜薹，乃是下蛇之药；路边地松，而为金疮所秘。此盖天地间物类，莫不为天地间用。”也正如赵学敏《串雅·自序》所言：“谁谓小道不有可观者欤！”因此，面对人口较少民族的民族医药，无论其发掘整理存在多大困难，我希望通过总体安排，精心组织，再来一次抢

救性发掘整理，把课补完，以全面完成这项历史任务。

是为序。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原副局长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名誉会长

诸国本

2012年9月9日

前言

本书为“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中医药项目课题“10个尚未发掘整理的民族医药抢救性研究”子课题“鄂温克族医药的抢救性发掘整理研究”的最终成果。“鄂温克族医药的抢救性发掘整理研究”课题旨在通过对鄂温克族聚集区采用实地走访、田野调查、人物追踪、文献挖掘等研究方法,对鄂温克族医药(包括鄂温克族医药发展历史沿革、常用的医技医法、对于疾病的防治与养生保健的认识、常用的药物和单方、验方、秘方以及文献资料等)进行发掘整理研究,对采集到的信息进行数据综合分析,编撰鄂温克族医药专论,对收集到的文献资料进行甄别、校勘、整理,以实现“通过三年对尚未开展发掘整理的医药进行抢救性发掘整理,编撰鄂温克族医药专论,对鄂温克族医药进行原滋原味的保留、保护,为民族医药抢救性发掘整理提供示范研究,为今后开展鄂温克族医药的深入研究提供科技支撑”的目标。

成果采用文献收集、专题座谈、人物访谈、实地调查、问卷调查、表格调查等定性研究方法,在获得有关鄂温克民族医药的第一手资料的同时,依据以往相关研究所涉及的零散资料,对鄂温克医药进行了系统的梳理。该成果包括如下内容。

1. “绪论”部分。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对鄂温克民族医药进行了总体概述,指出了鄂温克民族医药研究的意义。认为:鄂温克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医药学知识和医药文化,由于各种原因,鄂温克族传统医药正在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目前,有关鄂温克族传统医药的研究还十分薄弱。发掘和整理鄂温克族传统医药文化,对于鄂温克民族发展、鄂温克族文化研究、乃至现代医药事业的发展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2. “第一章 鄂温克族概况”。在叙述鄂温克族历史沿革的同时,对与鄂温克民族医药相关的宗教和习俗等给予了介绍。

3. “第二章 鄂温克族历史上的民族医药”。依据现有零星史料,从鄂

温克族在历史上享有的医疗服务和鄂温克族历史上所具备的医药知识两个方面，对鄂温克历史上的医药进行了初步的系统梳理。内容包括：（1）鄂温克人对兔脑、人参、鹿茸、鹿胎、虎骨、麝香等药材的药用价值和天花等疾病有了一定的认识。而其生育习俗中也包含着一些具有合理性的内容。（2）除占有主导地位的萨满跳神治病和以萨满教为背景的民间医药服务外，鄂温克人在历史上还曾享有来自于藏传佛教的蒙医药服务、军旅中的中医药服务和中原地区的中医药服务等。鄂温克族在所享有医疗服务方面所表现出的这一多样化特征与不同文化传统对于鄂温克文化的影响，以及鄂温克人久在军旅的历史背景等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4. “第三章 鄂温克民族医药知识”。该部分是本成果的核心部分，依据课题组有关鄂温克民族医药常用医技医法、药物和单方、验方的调查、发掘所得资料整理而成。内容包括60种鄂温克民族药用、疗术用药物（其中，植物28种、兽类13种、禽类5种、昆虫类3种、矿物质5种、其他种类6种）的各种功能与主治、用法与用量等，以及有关19种疾病的传统疗术和12个病案。

5. “第四章 鄂温克民族保健文化”。该部分根据前人田野调查等相关研究成果，对鄂温克民族保健文化进行了介绍。内容包括：鄂温克民族传统舞蹈、传统民间体育项目、鄂温克族传统服饰、鄂温克族传统民居、鄂温克族饮食文化。

6. “第五章 鄂温克萨满教的疾病观”。萨满教是鄂温克族传统文化中具有主导地位的宗教信仰，曾为鄂温克人提供世界观依据，同时也曾担负帮助鄂温克人抵抗疾病的任务。该部分内容通过有关前人零散田野调查资料的相关分析，就鄂温克萨满教的疾病观给予了初步探讨。同时，对相关资料有关鄂温克萨满教疾病观的零星记载进行了整理，以附表的形式附于该章末尾。

7. “附录”对人口较少民族民族医药的发掘整理尚处于起步阶段，因此，对其方法与手段的总结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该部分内容依据课题组的具体实践，对民族医药抢救性发掘整理的原则、方法和手段进行了总结。此外，附录部分的内容还包括鄂温克民族医药传承人简介、鄂温克民族

医药座谈会参加者名单和调查用表。

为实现课题任务书所规定的任务目标，课题承担单位内蒙古卫生厅蒙中医药管理局在课题组织管理、人员配合、具体调查和编写书稿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作为课题研究合作单位，内蒙古自治区鄂温克研究会和内蒙古鄂温克族自治旗鄂温克研究会为课题的完成做了大量的工作。除组织人员进行调查和编写书稿外，内蒙古鄂温克族自治旗鄂温克研究会还牵头举办了鄂温克民族医药座谈会，而内蒙古自治区鄂温克研究会资料室的丰富藏书，则成为了课题完成的重要保障。此外，其他课题研究单位也为课题的完成提供了大量的帮助。参加课题研究和书稿编写的人员包括：伊乐泰（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厅蒙中医药管理局副处长、副研究员）、娜仁其其格（鄂温克族，鄂温克旗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包羽（内蒙古农业大学副教授）、孟和吉日嘎啦（鄂温克族，鄂温克旗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陶格斯（内蒙古师范大学讲师）、刘荣臻（内蒙古医学院副教授）、哈森其其格（鄂温克族，鄂温克族自治旗人大常委会主任、内蒙古鄂温克研究会副会长、鄂温克旗鄂温克研究会长）、安娜（鄂温克族，内蒙古鄂温克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鄂温克研究》杂志社主编）、范洪章（鄂温克族自治旗卫生局局长）、柳华（鄂温克族，内蒙古鄂温克研究会副秘书长）、杜希礼（鄂温克族，内蒙古鄂温克研究会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何秀芝（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自治旗文化局原局长）、乌云花尔（鄂温克族，鄂温克旗人民医院护士）。

承蒙鄂温克族自治旗蒙医医院乌日根先生对课题组采集鄂温克民族药物标本给予的极大帮助。乌日根先生对于鄂温克草原药材资源分布情况的全面认识和深刻了解，令人钦佩。本书所收鄂温克民族药物照片大都得益于他的帮助。鄂温克族自治旗民族宗教事务局米·达西尼玛先生惠赠了部分参考资料，鄂温克族自治旗伊敏河交警队唐·哈斯先生对课题组的调研提供了帮助。在此谨对为本书顺利完成提供各项帮助的女士、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课题是在走访鄂温克族同胞的基础上得以完成的。课题得到了访问对象的大力协助，在此对他们表示由衷的谢意。接受课题组访问的人员有：（以下排名不分先后）：贺喜格扎布（呼伦贝尔市政协正厅级巡视员）、

阿拉腾德力格尔（鄂温克族自治旗巴彦托海镇牧民，原为萨满）、敖登格日乐（鄂温克族自治旗卫生局原局长）、乌龙花（鄂温克族自治旗伊敏苏木红花尔基嘎查牧民，“道穆其”）、乌云花（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医院退休护师，“道穆其”“巴日雅其”）、哈斯托雅（鄂温克族自治旗辉苏木退休医生）、萨仁其其格（伊敏苏木吉登嘎查猎民，“道穆其”）、乌云其其格（鄂温克族自治旗伊敏中学退休教师）、格根哈斯（鄂温克族自治旗伊敏苏木苇子坑嘎查牧民，“道穆其”）、唐花（鄂温克族自治旗巴彦托海镇牧民）、乌云德勒格尔（鄂温克族自治旗鄂温克中学退休校医，“道穆其”）、娜仁花（鄂温克族自治旗伊敏苏木红花尔基嘎查牧民，“道穆其”）、巴达玛其其格（鄂温克旗妇幼保健站退休医生）、乌云其其格（鄂温克族自治旗辉苏木北辉卫生院）、吴荣珍（鄂温克族自治旗辉苏木政府退休职工）、白桂琴（鄂温克族自治旗鄂温克研究会会员）、杜和平（鄂温克族自治旗鄂温克研究会会员）、哈森其木格（鄂温克族自治旗伊敏苏木苇子坑嘎查）、苏日娜（鄂温克族自治旗医保局）、娜日苏（鄂温克族自治旗伊敏苏木苇子坑嘎查）、吉玛（鄂温克族自治旗巴彦查岗苏木）、满都花（鄂温克族自治旗伊敏苏木苇子坑嘎查）、额日登挂（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医院退休职工）、格日乐吉玛（鄂温克族自治旗巴彦查岗苏木）、敖登其其格（鄂温克族自治旗辉苏木乌兰宝力格嘎查牧民）、巴图孟和（鄂温克族自治旗辉苏木民政科退休职工）。

最后，谨以此书献给智慧、勤劳、勇敢的鄂温克族人民，正是他们创造了丰富多彩的鄂温克民族医药保健文化。

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加之作者水平有限，本书难免存在错误与疏漏之处，望读者不吝赐教，多提出宝贵意见，以备日后的修订。

绪论^{*}

鄂温克族是我国人口较少民族之一。据2000年人口统计,我国境内的鄂温克族人口为30505人,主要居住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黑龙江省讷河县和嫩江县、新疆伊犁和塔城等地区,从事畜牧业、林业和农业等。在历史上,鄂温克族主要信奉萨满教,而东正教和佛教也对其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鄂温克族有自己的语言,属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鄂温克语支,有布特哈、莫尔格勒、敖鲁古雅方言,无本民族文字,使用汉文和蒙古文,历史上则曾使用过满文。

鄂温克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民族医药保健文化。鄂温克民族医药保健文化是指鄂温克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积累的与医药保健相关的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和组织制度文化,包括鄂温克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积累的医药知识,即鄂温克族传统医技和医法、传统疾病防治与养生保健知识、常用药物和传统医学单方、验方、秘方等,还包括与医药保健相关的组织制度、伦理道德、民俗禁忌、心理指向、对疾病的宗教阐释等医药卫生保健制度文化与医药卫生保健观念,以及传统健身保健文化和身体防护、养生保健文化等。

绪论部分将从鄂温克民族医药知识和其他医药保健文化两个方面,对前人研究进行系统梳理,以揭示鄂温克民族医药保健文化所具有的丰富内涵。进而,指出鄂温克民族医药保健文化研究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一、鄂温克民族医药知识方面的现有研究

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鄂温克族创造、积累了丰富多彩的民族医药知识,对于鄂温克民族医药知识的研究具有着重要意义。然而遗憾的是,这方面的研究在目前还十分薄弱。作者于2008年12月底在“超星社科

^{*} 本节内容曾以《鄂温克民族医药初探》为题发表于《中国民族医药杂志》2009年第4期,在编辑过程中有所修改。

类图书(远程)”“超星数字图书馆(镜像)”、清华同方知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数据库”“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工具书在线集锦”和“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查询的结果表明,仅有少量的著作在内容方面涉及了鄂温克族民族医药知识,而1994—2008年间以鄂温克族民族医药为主题的论文数量则仅为1篇(即却扎布等的《雅库特鄂温克民族药物初步调查报告》)。在涉及鄂温克族民族医药的著作中,除乌尼尔的硕士研究生论文《呼伦贝尔鄂温克民族植物学的研究》和孔繁志编著的《敖鲁古雅的鄂温克人》分别以一节(二级目录)的内容搜集整理了鄂温克民族药用植物和敖鲁古雅鄂温克人有关鹿产品的药用知识外,其他著作中的鄂温克族民族医药内容则极为零散,有待进一步整理。除上述数据库收录的相关成果外,何秀芝《鄂温克民间医药偏方》也对鄂温克族民族医药进行了搜集整理。现将上述成果综述于下。

何秀芝《鄂温克族民间医药偏方》向人们展现了丰富多彩的鄂温克族民间医药知识。该文从用“动物脏器治病类”“食疗”“物理疗法”和“用植物、土、碱等方治病类”四个方面对鄂温克族民间传统医药偏方和疗法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收集和整理。其所收集到的鄂温克族民间偏方或疗法达上百个(种)之多。该文所搜集到的药物或食疗用材包括:动物肾脏、野生动物睾丸、动物脑浆、动物胎盘、鹿科动物的肝、鹿科动物的胃百叶、鹿科动物骨髓、鹿心、鹿心血、鹿茸、鹿胎、鹿尾、鹿鞭、鹿角、鹿乳房、猯和牛的乳房、猪心、猪胆、野猪心、野猪胆、虎骨、熊骨、熊胆、熊油、兔肝、狗肝、狗油、犬毛、狗肉、狼油、獾子油、刺猬毛、老鼠、人的胎盘、尿液、唾液、天鹅血、啄木鸟血、金雕粪、野鸡骨、飞龙骨、乌鸡骨、沙半鸡骨、鸡蛋、鸡胆、泥鳅、鱼类、鱼胆、乌龟肉、蛇、奶油、酸奶、马蜂窝、山荆子果、杜柿果、红豆果、柳蒿菜、稠李子果、米茶、榛子仁、朽木中生成的白色软纸状物质、接骨木、艾蒿、蒲公英、烟叶、葱白、葱籽、柞木灰、桦树皮灰、爬地香松、亚洲百里香、韭菜籽、“阿嫩罕伊勒嘎”花籽、杨树叶蕾、黄瓜藤蔓、卷柏、鸡冠花、土茯苓、香草、稷子米糠、火药、朱砂、碱、土等等。而其所搜集到的物理疗法则包括了针、搓、揪、放血和拔火罐

等多种疗法，可用于治疗脑震荡、感冒、骨折、尿道炎、毒蛇咬伤等诸种疾病。¹

却扎布等对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药物进行了初步调查。调查指出，敖鲁古雅鄂温克人的药物知识非常丰富，其常用药物有几十种之多。由于受各种条件限制，这项调查所搜集到的药物共有珍珠梅、桦树皮、稠梨树皮、瞿麦、兴安桧、越橘、西伯利亚小蘗、龙胆、白屈菜、五灵脂和驯鹿产品（干角、茸角、鹿鞭和鹿筋）等11种（类）。调查报告对敖鲁古雅鄂温克人关于上述药物的认识——用量、用法和主治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记录和整理。如，将新越橘地上部分熬成膏后内服5~10g（1日2次）主治脱肛。又如，兴安桧地上部分用水煎服可治疗肝炎，其用量为1日2次，每次20~50g等。²

乌尼尔在内蒙古师范大学哈斯巴根教授指导下所进行的呼伦贝尔鄂温克民族植物学研究，共搜集到除草乌头和烟草等致幻剂药物之外的鄂温克民族药用植物共18种，包括冷蒿、白山蒿、白桦、尖叶假龙胆、烟管蓟、东北岩高兰、草麻黄、平车前、稠李、鹿蹄草、华北大黄、迎红杜鹃、山刺玫、地榆、多裂叶荆芥、珍珠梅、亚洲百里香、蒙古口蘑。这项研究也表明，呼伦贝尔鄂温克族对这些药用植物的用法和功效主治具有明确的认识。如：冷蒿全草用水煎服主治肺热，将白桦树皮灰用温水送服可治疗痢疾，尖叶假龙胆全草嚼服或煎服可治疗心脏病，烟管蓟花序水煎洗患处或碾碎涂抹患处可治疗黄水疮，迎红杜鹃的叶、茎用水煎服可治疗气管炎和支气管炎等等。³

孔繁志著《敖鲁古雅的鄂温克人》用一节的篇幅对敖鲁古雅鄂温克人有关鹿产品药用价值的认识进行了介绍。其内容包括：将鹿胎与黄芪、手掌参、鹿鞭、鹿尾、鹿筋等一起熬制成“皮冻”后晾干备用，用水冲服具有舒筋活血的功效，可治疗月经不调和不孕不育；将鹿尾用白酒直接浸泡制成药

1 何秀芝. 鄂温克民间医药偏方[J]. 鄂温克研究, 1997 (1, 2): 50-56, 互见于杜梅, 何秀芝. 我的先人是萨满[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9.

2 却扎布, 齐波热, 敖嫩. 雅库特鄂温克民族药物初步调查报告[J]. 中国民族医药杂志, 1996 (3): 38.

3 乌尼尔. 呼伦贝尔鄂温克民族植物学的研究[D]. 呼和浩特: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05: 30-36

酒服用，具有舒筋活血和壮阳的功效等。⁴

内蒙古自治区编辑组编《鄂温克社会历史调查》对鄂温克人所具有的民族医药学知识亦有涉及。该调查包括了鄂温克人的药物知识、疾病防治和卫生保健知识。其所记录的药物知识包括敖鲁古雅鄂温克人用“怕利木”草（即白山蒿——作者注）汤可治疗咳嗽，用“伯格敖勒克特”叶子晒干后压成粉末涂抹可治疗轻微伤痕等。⁵所记录的疾病防治和卫生保健知识则包括：鄂温克族自治旗辉河地区的鄂温克人“不许吃牲畜的淋巴腺”的禁忌，⁶以及于夏季距河较远居住，以避免蚊虫叮咬的习俗⁷等。

二、其他鄂温克民族医药保健文化方面的研究

除医药学知识外，鄂温克族还创造了其他极为丰富的医药保健文化。祭神治病和驱鬼治病是鄂温克萨满最为重要的职责之一。萨满教与鄂温克族早期医药发展具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医药保健文化内涵。已有诸多论著对鄂温克萨满教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发掘整理和较为详尽的记述。如，内蒙古自治区编辑组编《鄂温克社会历史调查》从宗教信仰调查的角度对敖鲁古雅鄂温克人、鄂温克族自治旗辉苏木鄂温克人、阿荣旗查巴奇乡鄂温克人和陈巴尔虎旗莫尔格勒河鄂温克人的萨满教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调查与记录。吕大吉、何耀华《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鄂伦春族卷·鄂温克族卷·赫哲族卷·达斡尔族卷·锡伯族卷·蒙古族卷·藏族卷》对现有鄂温克萨满教资料进行了系统的编辑和整理。杜梅、何秀芝《我的先人是萨满》从作者萨满先人的轶事、萨满教的神装和神具、萨满的传奇故事、萨满教诸神、萨满的神事活动等方面向人们呈现了丰富多彩的萨满教世界。孟和《使鹿部鄂温克人的宗教信仰》从萨满教的主要崇拜和基本信仰、

4 孔繁志，敖鲁古雅的鄂温克人[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106.

5 内蒙古自治区编辑组，鄂温克社会历史调查[M]，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6：239.

6 内蒙古自治区编辑组，鄂温克社会历史调查[M]，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6：488.

7 内蒙古自治区编辑组，鄂温克社会历史调查[M]，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6：473.

萨满的传承与继承、萨满的跳神活动、神服法具以及妞拉萨满的事迹等方面对敖鲁古雅使鹿部鄂温克人的萨满教进行了全面的记录和整理。此类著作有关鄂温克萨满教的记述、整理，亦包括了与疾病相关的内容。如孟和《使鹿部鄂温克人的宗教信仰》对萨满跳神治病的“艾牙布恰”仪式、立幼儿灵魂神和招魂治病的“奥咩拉”仪式及其祈祷词等进行了记录和整理。内蒙古自治区编辑组编《鄂温克社会历史调查》和杜梅、何秀芝《我的先人是萨满》对鄂温克萨满教有关疾病的认识、鄂温克萨满的跳神治病仪式等进行了介绍。吕大吉、何耀华《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鄂伦春族卷·鄂温克族卷·赫哲族卷·达斡尔族卷·锡伯族卷·蒙古族卷·藏族卷》则更是搜集和整理了鄂温克萨满教有关疾病的认识、萨满教治病仪式、祈祷词等鄂温克萨满教与疾病相关的几乎所有的资料；同时，该著作于绪论有关鄂温克萨满教发展踪迹的概括中，对鄂温克萨满教的疾病观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概括，指出，鄂温克萨满教的神灵各司其职，天花、麻疹由“娘娘”神管理、婴儿的疾病由“乌西”神管理等。⁸上述研究为进一步探讨鄂温克萨满教的疾病观等鄂温克萨满教医药保健文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鄂温克民间故事中包含着较为丰富的医药知识内涵（如关于敖那河圣水的传说⁹表明，鄂温克族在很早以前即已对山泉的药用价值有了一定的认识），也包含着其他医药保健文化内涵。以鄂温克神话为例，鄂温克神话故事与鄂温克萨满教具有十分紧密的联系。已有研究表明，鄂温克神话是以萨满教信仰为基础，以萨满教观念为核心；萨满是早期鄂温克神话的传承者，而鄂温克族神话则成为了萨满教观念的载体。¹⁰可见，可以将鄂温克神话作为研究鄂温克萨满教的重要依据。前已述及，鄂温克萨满教中包含着丰富的鄂温克民族医药保健文化内涵。由此可以推断，鄂温克神话中包含着丰富的民族医药文化内涵。就实际情况而言，也是如此。如，尼桑萨满治病的鄂温

8 吕大吉，何耀华. 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鄂伦春族卷·鄂温克族卷·赫哲族卷·达斡尔族卷·锡伯族卷·蒙古族卷·藏族卷[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91.

9 王士媛，马名超，白杉. 鄂温克族民间故事选[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25.

10 汪立珍. 论萨满教与鄂温克族神话的关系[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137-141

克族神话故事，正从某一侧面反映出了鄂温克人有关疾病的某种认识。在鄂温克民间故事的搜集整理方面，已诸多著作出版。包括杜拉尔·敖登托亚、索罕·格日勒图《鄂温克民间故事》（蒙古文版），吕光天《鄂温克民间故事》、陶克坦其其格、吉特古勒图《鄂温克民间故事》（蒙古文版）和《碧蓝色的宝石》（蒙古文版）、何秀芝讲述、杜梅搜集整理《鄂温克族民间故事》，王士媛、马名超，白杉搜集整理《鄂温克族民间故事选》等等。这些著作的出版为研究鄂温克民间故事中的医药保健文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鄂温克传统禁忌中除直接包含一些常识性医药知识外，也包含着大量与医药保健相关的文化内涵。如敖鲁古雅鄂温克人在发生传染性疾病时，禁止割断鹿、犴的关节，禁止切断鹿、犴的舌、肠、肺、肝、食道、生殖器，禁止让病人看到生肉。¹¹这类禁忌的依据虽然不得而知，但也反映出了鄂温克人有关疾病的某种认识。因此可以视为鄂温克民族医药保健文化的组成部分。已有诸多著作对鄂温克民族禁忌进行了搜集整理。如，国家民委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组织编写《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鄂温克卷》、奥登托亚等《鄂温克禁忌》（待刊稿）、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暨内蒙古自治区黑龙江省文史资料委员会《鄂温克百年实录》、内蒙古自治区编辑组编《鄂温克社会历史调查》等等。其中，以奥登托亚等《鄂温克禁忌》（待刊稿）最为全面。这些著作作为从禁忌方面研究鄂温克医药保健文化提供了丰富的原始资料。

鄂温克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舞蹈和体育项目，如“伊堪”（又称“篝火舞”或“圈舞”）、“阿罕拜”（又称“努该里”或“鲁日该勒”）、抢银碗、抢枢等等。这些舞蹈和体育项目对于强身健体具有重要的功效，属于传统健身保健文化的范畴，可视之为鄂温克民族医药保健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鄂温克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也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和民居文化。这些文化则属于养生保健文化的范畴，也是鄂温克民族医药保健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鄂温克族传统舞蹈、传统体育项目、传统民居、传统服饰和传统饮食文化，亦有诸多著作进

11 内蒙古自治区编辑组. 鄂温克社会历史调查 [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6: 239.